

语言天赋论

代天善、著 乔姆斯基语言思想探索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语言天赋论 / 代天善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1. 11

ISBN 978-7-5161-0276-3

I. ①语… II. ①代… III. ①儿童语言-语言
能力-研究 IV. ①H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223999 号

责任编辑 霍桂桓
责任校对 周 昊
封面设计 回归线视觉传达
技术编辑 王炳图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电 话 010-84029451 (编辑) 64058741 (宣传) 64070619 (网站)
010-64030272 (批发) 64046282 (团购) 84029450 (零售)

网 址 <http://www.csspw.cn> (中文域名: 中国社科网)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君升印刷有限公司 装 订 廊坊市广阳区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11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1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80 × 1230 1/32

印 张 10.375 插 页 2

字 数 270 千字

定 价 33.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十一五”规划课题(08K-08)资助项目
深圳职业技术学院出版基金资助出版

目 录

第一章 语言刺激的匮乏	(1)
一 引言	(1)
二 生物语言学视野与认知科学	(2)
三 语言刺激的匮乏	(4)
四 语言的本质属性	(11)
五 语言的进化与语言的外化 (externalization)	(13)
六 结语	(15)
第二章 语言天赋论思想探源	(17)
一 唯理论	(18)
二 普遍论	(24)
三 进化论	(26)
四 从《句法结构》到“语言器官”	(31)
第三章 中国古代的普遍语法思想	(44)
一 引言	(44)
二 庄子的语言哲学	(45)
三 古代汉语的转换生成语法	(57)
四 古代汉语的形式结构、虚词与功能范畴	(61)
五 古代汉语的普遍唯理语法	(64)
六 结语	(68)

第四章 理想化、形式化与进化动力学论证	(71)
一 语言研究对象的理想化	(73)
二 语言研究的形式化	(78)
三 普遍语法的逻辑必然性	(82)
四 普遍语法的进化动力学论证	(87)
五 结语	(95)
第五章 语言天赋假说	(98)
一 科学史与“二元论”	(98)
二 语言器官说	(109)
三 连续性假说	(121)
四 临界期假说	(128)
五 语言的限制	(132)
第六章 语言递归论	(150)
一 温和的怀疑论者	(150)
二 最简方案	(155)
三 语言递归性	(160)
四 乔姆斯基的皮尔士问题	(173)
第七章 语言还原论	(183)
一 语言的基因	(183)
二 还原论与整体论	(184)
三 语言还原论	(188)
四 语言的原子与语言的参数	(192)
五 为什么需要参数	(211)

第八章 生成语法研究的理论意义与应用	(216)
一 引言	(216)
二 生成语言学的理论价值	(218)
三 生成语法理论对语言属性的认识	(222)
四 生成语言学视野下的语言教学	(225)
五 结语	(229)
附录	(232)
I. 《句法结构》再版序	(243)
II. 论语言与心智	(248)
III. 论语言与自然客体	(262)
参考文献	(297)
中英文术语对照	(320)

CONTENTS

Chapter 1	Poverty of Linguistic Stimulus	(1)
1.1	An Introduction	(1)
1.2	Biolinguistic Perspective and Cognitive Science	(2)
1.3	Poverty of Linguistic Stimulus	(4)
1.4	Nature of Language	(11)
1.5	Evolution and Externalization of Language	(13)
1.6	Conclusion	(15)
Chapter 2	An Epistemological Probe into Linguistic	
	Nativism	(17)
2.1	Rationalism	(18)
2.2	Universalism	(24)
2.3	Evolutionism	(26)
2.4	From Syntactic Structures to Language Organ	(31)
Chapter 3	The UG Thoughts in Ancient China	(44)
3.1	An Introduction	(44)
3.2	Chuang Tzu' s Philosophy of Language	(45)
3.3	Transformational and Generative Grammar in Ancient China	(57)
3.4	Formal Structures and Functional Characters in Old Chinese	(61)
3.5	Universal and Rational Grammar in Old China	(64)

3.6 Conclusion	(68)
Chapter 4 Idealization, Formalization and Evolutionary	
Dynamics	(71)
4.1 Idealization in Linguistics	(73)
4.2 Formalization in Linguistic Studies	(78)
4.3 The Logical Necessity of UG	(82)
4.4 The Evolutionary Dynamics for UG	(87)
4.5 Conclusion	(95)
Chapter 5 The Innateness Hypotheses	(98)
5.1 The History of Sciences and Dualism	(98)
5.2 The Maturation Hypothesis	(109)
5.3 The Continuous Hypothesis	(121)
5.4 The Critical Period Hypothesis	(128)
5.5 The Constraints of Language	(132)
Chapter 6 Linguistic Recursion	(150)
6.1 A Mild Skeptic	(150)
6.2 The Minimalist Program	(155)
6.3 The Linguistic Recursiveness	(160)
6.4 Chomsky's Peircean Problems	(173)
Chapter 7 Linguistic Reductionism	(183)
7.1 A Gene for Language	(183)
7.2 Reductionism and Holism	(184)
7.3 Linguistic Reductionism	(188)
7.4 The Atoms and Parameters of Language	(192)
7.5 Why There are Parameters	(211)
Chapter 8 Theoretical Significance of UG Research and	
its Applications	(216)
8.1 An Introduction	(216)

8.2	The Theoretical Value of Generative Linguistics	(218)
8.3	What Language is Like	(222)
8.4	Language Teaching in the Context of UG	(225)
8.5	Conclusion	(229)
Appendixes		(232)
I.	Introduction to SS the 2 nd version	(243)
II.	Perspectives on Language and Mind	(248)
III.	Language as a Natural Object	(262)
References		(297)
Glossary		(320)

第一章 语言刺激的匮乏

一 引言

Chomsky 被誉为语言学界的“爱因斯坦”，他所创建的生成语言学是二十世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语言科学和认知科学理论。他的理论学说不但在语言学发展中具有里程碑式的地位，而且还推动了哲学、心理学和计算机科学等诸多学科的发展。刺激的匮乏^①既是一个普遍的生物现象，又是一个古老的哲学问题。它历经了千年的争论，悬而未决却依旧能激发诸多哲学家与科学家的强烈兴趣。儿童母语习得所表现出的刺激匮乏悖论，又被称为语言学的柏拉图问题。事实上，中国战国时期的庄子（《庄子·外物》）对此也有精辟的论述，即“婴儿生无石师而能言，与能言者处也”。耄耋之年的 Chomsky 首次造访北京，他以一贯喃喃自语、自问自答而又不乏幽默的风格对生成语言学的历史渊源、发展历程和理论走向等方面作了高屋建瓴式的回顾与展望。本章基于他在北京的主题报告的理解，分析探讨了该报告围绕刺激的匮乏所论及的几个主要问题：

^①2010 年 8 月，乔姆斯基（Noam Chomsky）到访北京并做公开演讲被认为是继罗素和杜威访问中国之后最重量级的世界著名学者的访问和演讲活动，是我国科学界的一大盛事。“刺激的匮乏：尚待努力的课题（Poverty of Stimulus: Unfinished Business）”是乔姆斯基教授在北京语言大学承办的第八届生成语言学国际学术研讨会（GLOW in Asia VIII）上所作的主题报告。

- (1) 生成语言学基于生物学视野与认知科学的回顾。
- (2) 刺激匮乏在句法和语义两个方面的表现是什么？
- (3) Chomsky 批判亚里士多德语言“音一义”观的理论动因分析。
- (4) 如何看待语言进化与语言外化 (externalization)？
- (5) 如何评析 Chomsky 主题报告的结论？

二 生物语言学视野与认知科学

Chomsky 开宗明义，认为生成语言学当前采取的是一种生物语言学^①的视角。语言就其基本方面而言就是我们人类种属个体的一个子系统，主要是指大脑的一个子系统。语言可以被视为跟人的视觉系统和免疫系统类似的一个“器官”。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正是出于对当时心理学界盛行的行为主义和社会科学界盛行的行为科学这一主导思想的不满和反叛，生物语言学的视野才得以形成与诞生。行为主义意味着研究的对象是行为，而不是行为背后的东西。Chomsky 指出，行为主义的研究模式犹如物理学中的抄读仪表，根本不是科学。不可否认的是，数据来源于仪表，但抄读仪表本身并非科学。科学的目的是尝试发现世界本来的面目是什么，事物内在的隐秘结构是什么，事物发生的规律是什么。

真正的科学始于对那些看似司空见惯的事物感到惊讶并提出置疑。牛顿、伽利略、笛卡儿等十七世纪兴起的近代科学与认知

^①生物语言学 (biolinguistics) 这一术语是由 Piattelli - Palmerini 于 1974 年作为一次国际会议的主题而提出的，与会的进化生物学家、神经科学家、语言学家及相关领域的科学家共同探讨从生物学的角度而言，语言原则在多大的程度上对人的认知系统而言是独一无二的，这对研究个体语言发展和人类语言进化是至关重要的 (Chomsky 2007)。

革命的推进者们莫不如此。许多被视为当然乃至熟视无睹的事物，在这些杰出的科学家和哲学家看来是令人困惑的。例如，苹果为什么掉到地上，而不是飞向天空？与此类似的是，儿童母语习得的现象也是再自然平常不过了，但 Chomsky 却充满了疑惑，提出了刺激如此匮乏儿童何以能够成功习得母语的问题。

从方法论的角度看，生成语文学历来强调唯理论的演绎法胜于经验论的归纳法在语言认识论中所起的作用。在论述比萨斜塔实验时，他指出，伽利略的许多实验并没有真正的付诸实施，有些只不过是编撰的思想实验而已。几乎可以肯定的是，比萨斜塔的自由落体实验也从未尝试过。伽利略不大可能进行过这个实验，即便进行过尝试，也不可能成功。这是因为世界充斥着太多的复杂性。“假如你亲眼目睹过伽利略的记事本，我们就会知道，他所做的不过是些纯粹的概念分析。假如将两个同样大小和同样质量的球体同时释放，很明显的是，它们将以同样的速度下降。假如你把这两个球体放得更近一些，那也改变不了什么，它们依然以同样的速度下降。假如把这两个球体放得足够近，以至它们粘在了一起，它们依旧以同样的速度下降，但现在的情况是，你所释放的是两倍质量的一个球体。由此推论，质量并不影响球体下落的速度。大量的实验工作如上所述，不过是纯粹的概念性分析和演绎。”（Chomsky 2010）

认知科学是指研究人类心智机能的科学，在这里，情况也是如此。Chomsky 之所以较为详细地阐述了“笛卡儿的三角形”问题，那是因为“三角形”问题与刺激匮乏问题在自然主义的科学方法论上同属一类，其结果必然引向语言的先天论、本能论或器官论。Chomsky (1966) 认为，正是笛卡儿开辟了真正意义上的现代认知科学。令笛卡儿备感困惑的“三角形”问题是：为什么一个没有任何几何图形经验的婴儿会把一个形似三角形的图形看作是一个三角形，而非那个图形的实际图像。实际的图形肯

定不是一个完美的三角形，线条可能有点弯曲，衔接位置有点不当，等等。笛卡儿的追问是，婴儿为什么会这样呢？我们知道，笛卡儿的答案本身不一定正确，但他的回答方式对认知科学而言却意义深远。笛卡儿解释说，因为婴儿的大脑具有先天的心智结构。用我们今天的话说，那是因为基因决定了婴儿的心智结构，它决定了婴儿视觉系统的工作方式。也就是说，婴儿看出那是一个三角形是因为那是婴儿先天的视觉系统理解事物的唯一方式。

语言是人类的一种生物属性。就其本质而言，语言在人类物种中是同一的，它是我们这个物种独一无二的属性。生物语言学倡导以科学家看待任何一个生物系统那样的眼光去看待语言。在生物语言学框架下，我们就语言提出的问题跟笛卡儿对儿童“三角形”所提出的问题十分相似。笛卡儿提出，刺激如此缺失，儿童的视觉系统如何能够感知那是一个“三角形”？Chomsky 也同样质疑，刺激如此匮乏，儿童是如何获得母语的？刺激的匮乏只是表明，儿童可以获得的数据与其最终形成的能力之间存在巨大的鸿沟。不言而喻，在生物语言学框架下，语言研究要做的正是效仿笛卡儿，就语言获得现象提出类似的问题，并给出相应的解释。

三 语言刺激的匮乏

作为一种生物现象，刺激的匮乏无处不在。显而易见的是，人类长出手臂而不是翅膀，具有哺乳动物的视觉而不是昆虫的视觉。另一方面，刺激的确存在。但外在的刺激信息，如营养，却无法决定人类长出的是手臂还是翅膀。这一点应该由某种内在的东西去解释，如遗传属性。但 Chomsky 不无遗憾地指出，在语言学领域，这些问题一度犹如“苹果为何落地”一样司空见惯，却未能引起足够的重视。我们知道，语言的刺激匮乏既是生成语

言学的立论基石，又是语言内在观得以成立的必要条件；语言刺激的匮乏既表现为语法刺激的匮乏，也表现为语义刺激的匮乏，儿童在语言的获得过程中对上述两个方面的表现兼而有之。下面分类进行探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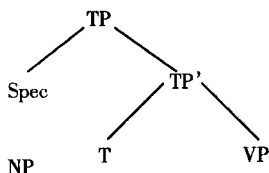
（一）语法刺激的匮乏

Chomsky 列举了一个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提出的经典例句：“Can eagles that fly swim?”。儿童对它的理解应该毫无问题，事实上，以前没有人注意到这个例子有什么值得质疑的地方；时至今日，依然还有许多人认为这个问题没有任何置疑的价值。但 Chomsky 却提出了一个问题。儿童清楚我们要问的问题是“Can eagles swim?”而不是“Can they fly?”为什么儿童会运用语言的结构距离（structural distance），而不是线形距离（linear distance）去理解语言？跟“笛卡儿的三角形”问题一样，这就是一个典型的刺激匮乏现象，即儿童先天具有关于语言的结构关系而不是线形距离的知识。这就是为什么儿童能正确解读语言的原因。他们按照语言的结构关系而不是直线距离去理解语言的能力是与生俱来的。当然，反对与支持双方争辩激烈（杨小璐 2004），此处不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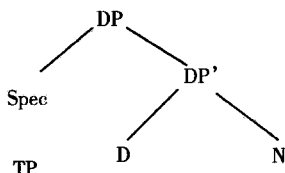
可以看出，儿童语言系统理解语言的方式和笛卡儿提到的视觉系统解读几何图形的方式可以相提并论。其一：发生了什么？儿童知道助动词 can 连接的位置是主句的谓语动词 swim，而不是内嵌句的动词 fly。其二：怎么会这样？因为儿童所用的原则被认为是由基因决定的，这个原则要求的是结构距离而不是线形距离。其三：为什么是这样的方式？第一个问题需要回答的是为什么我们使用结构距离而不是线形距离，可能的回答是语言的使用基于某些尚待进一步探索的原则。为什么呢？极有可能的答案是，语言的语义系统没有时序性（temporal order）。我们的思维

系统只是具有层阶性和结构性 (hierarchy and structure), 但没有时序性。如果情况的确属实, 那就意味着, 线形次序 (linear order) 源自这样一个事实, 即时序性 (temporal order) 是感觉运动系统 (sensory - motor system, SM) 的属性, 而与概念意向系统 (conceptual - intentional system, CI) 无关。分清语言接口 (interface) CI 的结构性与 SM 的时序性对理解句法的推导与传送 (transfer) (邓思颖 2009, 何晓炜 2007)、语言用于交际与语言用于思维之间的矛盾是基础。也就是说, SM 的时序性对 CI 的结构性而言是一个很大的限制, 出于经济原则的考虑, 会造成移位拷贝等许多对交际效率 (communicative efficiency) 不利的现象。

另外, 就技术层面而言, Can eagles that fly swim 的一般疑问句移位也令人置疑。can 是该句最突出的成分, 我们称之为 T, Chomsky 认为, 对于为什么要对 T 进行移位, 我们仍然还是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 依旧没有摆脱规定性语法的樊篱。我们知道, DP 与 TP 的内在结构是平行的。NP 被认为是 T 的标示语 (specifier)。但为什么我们不能把 TP 作为 D 的标示语呢? 两种做法似乎都有可能, 但为什么我们只能选择前者 (图 I), 而不是后者 (图 II)?



(I)



(II)

Chomsky 的问题发人深省, 但目前暂无答案。那就好比说苹果落地, 那是因为只有说苹果落地才说得通。因此, 新的视野催生了新的问题, 这些都是留给未来尚待努力的课题。

（二）语义刺激的匮乏

亚里士多德认为，语言是有意义的声音，是音一义的结合（Language is sound with meaning）。Chomsky（2010）对此评价道，“这是一个关于语言最基本的公理，但正如许多公理一样经不起严密的推敲”。他以亚里士多德的语言观作为论述的出发点，阐述了儿童对于语义的获得同样存在普遍的刺激匮乏。在此基础上，他批判了外在的语义指称论，坚持了生成语法的语义内在论。

Chomsky 认为，从广义上讲，过去两千多年对语言研究的全部历史，都是对语音的研究历史，如语音学、音位学、屈折、形态学、线形次序等，都跟嘴巴说话有关，即跟我们的感觉运动系统（SM）有关。而对语言意义的研究微乎其微，他认为这完全偏离了正轨。几乎所有的研究都基于一个基本的假设，那就是语词与心理之外的客体（extra-mental objects）之间存在相互对应的联系。但稍加思考后我们会发现，语词意义的作用方式并非如此。但令人惊讶的是，每一个儿童都深谙此道，对于语义无须特别的解释。通过一个经典的儿童神话故事^①，Chomsky 指出，我们识别人物的方式所需要的不是物理特征的描述，而是一种心理的连续（psychic continuity）。不管是人，还是物，我们通过赋予它们一定的心理连续性来进行识别。类似的例子不胜枚举。事实

^①王子被一个邪恶的女巫变成了一只青蛙，王子的每一个物理属性都变成了青蛙的特征，直到出现了一位美丽的公主，她亲吻了青蛙后，王子顿时现回了原形。但儿童明白的是，那只青蛙一直就是王子。儿童知道，那只青蛙不是一只青蛙，它只是具有青蛙的所有物理特征，它一直就是王子。那也是为什么当公主吻过那只青蛙后，它变回的是一个王子，而不是一匹马或是别的什么东西。这种基本常识每一个儿童都理解。但如果我们思考一下，那意味着什么？那意味着我们识别人物的方式需要的不是物理特征的描述，而是某种心理的连续性（psychic continuity）。

上，语言的每一个词，我们认真审视后就会发现，它们的情况的确如此。例如，当我们使用“门”这个词的时候，我们以为是在谈论一个从物理特征上可识别的对象，但很容易证明，实际上我们不是。我们可以被“门”挡在外面，我们也可以穿过“门”，我们可以把“门”卸下搬走，但“门”依然在那儿。确定那是一扇“门”而不是“窗”的特征或属性极其复杂微妙，从物理特征上很难识别与描述。凡此种种，语言的每一个词都是如此。

因此，Chomsky 认为，传统语言学对意义的研究整个建立在了一个严肃的谬误之上。外在语义指称论认为，意义不在大脑之中，而在词语符号与外在客体建立的对应指称关系上。而 Chomsky 的语义内在论（Chomsky 1985，1995）则认为，语言的意义独立于外在事物的指称关系，是一种个体内在的心理延续，可能是人类所独有的。意义也独立于外界的刺激，意义亦先于词语，即意义在获得词语形式之前就已经存在于人的大脑之中。由此可见，儿童语义获得的相关事实也提出了大量的刺激匮乏问题。如上所述，意义无法从经验中用归纳、刻画、描述的方式获得，由于人类个体之间对于意义都具有大致相同的心理感受，因此，语义内在论坚信，跟儿童获得语法知识的情形类似，儿童对于意义的获得也只能归因于人类的生物遗传属性。不难看出，Chomsky 的语义内在论在本质上延续了柏拉图、康德、笛卡儿等唯理论者的认识论思想，“告别了古典唯理论的‘灵魂’、‘先天知识’与‘上帝’，走向了同样具有不朽与万能品质的生物基因”（代天善 2007）。

在《语言知识：其性质、来源及使用》（1985）、《语言与心智研究新视野》（2002）、《论语言与自然》（2004）等书中，Chomsky 一再阐述了他所坚持的“语言内在观”，并就语言研究中的许多重大哲学问题进行了讨论。他对广为人们熟知的外在的